

纳西文化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白庚胜 桑吉扎西 等著
王尧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纳西文化

白庚胜 桑吉扎西 等著
王尧 审定

新华出版社

神州文化集成

京新登字 110 号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

纳西文化

白庚胜 桑吉扎西 等著 王尧 审定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印刷公司监制

北京志诚文字图像处理新技术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义李史山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875 印张

插页 2 张 105,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11-2200-8/G·819

定价:7.80 元(软精)

2.85 元(平)

序

季羨林

· 最近几年来,有关方面的人士提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口号,立即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海外华人和华裔的同声赞扬和热诚响应,足证这个口号提到了人们的心坎上,是完全正确而且及时的。

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有正确的口号都必须落实到行动上,才算有效。因此,我们中国文化书院的同仁们和中国华诚集团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李生泉同志等,爱国不敢后人,也想尽上自己的绵薄,为这宏伟的盛举增砖添瓦,几经酝酿磋商,发起了这项《神州文化集成》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中间也得到了新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与观者,不限于大陆上的同胞,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和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我们甚至想象,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都包括在里面。至于这个范围以外的世界上所有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如果对我们的丛书和影

视也感兴趣，我们当然也衷心欢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抱着这种想法和期望，我们开始了组稿活动。在较短的期间内，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年的学者，承担各书撰写的任务。尽管有不少学者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一听到我们发起的宗旨，无不慨然应允。为了保证著作质量，我们规定了严格的审稿制度。谁也没有“特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弘扬我们先民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这一点，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

《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最初我们想定名为《神州文化精华》或者《精粹》。但是有的同志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上来看，我们中华文化，不管有多么光辉灿烂，不管对全人类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它同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的文化一样，并不可能完全都是精华。我们的丛书中也介绍了一些非介绍不行的反映中国特殊文化的现象，它也许谈不上什么精华，但也绝非“毒品”，它似乎是中性的，绝对无害，也许还有点益处，它能增强国外读者和观者对中国的全面了解。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把本丛书命名为《集成》。

我们的丛书虽然冠以“神州”，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却绝不限于神州。

最近几年来，我经常考虑一些有关文化的问题。如果说我的考虑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我并不囿

于神州这一个地区，也不限于当前这一个时代。我收藏着一方清代浙派大家陈曼生刻的图章，其文曰“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这完全符合我的精神。我于文化问题绝非内行里手，我也不装出这番模样。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想到了一些东西，我不愿意妄自菲薄，也不愿意敝帚自珍，于是就写了一些短文，在不同的座谈会上也做了几次发言。得到的反应多是肯定的。连一些外国学者也不例外。这当然增强了我进一步探讨的信心。

我觉得，我们过去谈论中国文化，往往就事论事，只就中国论中国，只就眼前论中国。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像瞎子摸象一样，摸不到全貌，摸不到真相。经过我多年的思考，我认为，从人类整个历史来看，全世界人民共创造出来了四个大的文化体系。所谓“大”指的是历史悠久、影响广被、至今仍然存在的文化体系。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发现了只有四个：中国、印度、伊斯兰和欧美。其中前三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第四个属于西方。东西两大体系，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相异者更为突出。据我个人的看法，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这有其优点：比较深入地观察了事物的本质。但也有其缺点：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

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普遍联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完全符合唯物辩证法。

我浅见所及，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即在于此。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东方文化；而要想了解东方文化，必须了解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了解必须同时并进，相互对照，相互比较，初时较粗，后来渐细，螺旋上升，终至豁然。

我想先从医药中举一例子。人们都知道，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两者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发展过程也完全不同，因此，诊断、处方、药材等等都不一样。最明显的差别是大家所熟知的：西医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则往往是头痛医脚，比如针灸的穴位就是如此。提高到思维方式来看，中医比西医更注重普遍联系，注意整体观念。

再拿语言文字来作一个例子。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特别是那一些最古老的如吠陀语和梵文等等，形态变化异常复杂，只看一个词儿，就能判定它的含义。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中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

再如绘画，中西也是不相同的。许多学者，比如申

小龙先生等,认为西画是“焦点透视”,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你看一幅中国山水画,可以步步走,面面观,“景内走动”,没有一个固定的焦点。申小龙还引用了李约瑟和普利高津的意见,认为汉民族有有机整体思维方式。

从上面几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特点。约而言之,这个特点可以归纳为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从“科学主义”的观点上来看,这未免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却绝非通常所谓的“不清不楚”,而是有比较严格的科学含义,它强调的正是普遍联系。这同我上面讲的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是完全一致的。

我的这一点想法,颇得到一些学人的赞同。在北京召开的“东方文化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我的看法。会议结束以后,一位日本大学教授专程来到我家,向我表示他很赞成我的意见。我最近到南朝鲜访问,在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一位大概是主张“全盘西化”的教授说:“我们韩国没有东方文化!”我在大吃一惊之余,举了几个我在汉城几所大学中看到的例子,说明那里是有东方文化的。那位教授最后还是承认了我的看法。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赞成我的想法,我毕竟不精于此道。亿而偶中,是可能的;亿而不中,又何尝不可能呢?我这一点粗略的想法,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

用实践来证明。即使在非常长的时间内,也只能逐渐地通过世界文化的发展来验证。这一点我想是大家都同意的。

一个人自己有了一点新的看法,而且又觉得它是可能站得住脚的,总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得到赞成,当然高兴;得到否定,也可以起他山之石的作用。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像一个传教士一样,一有机会,就宣传我的“上帝”。现在就是借写这篇序的机会,再絮叨一遍。

我这一篇所谓总序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我绝无意强加于人。强加于人的作法是愚蠢的。百有争鸣,我只是一家。但有一点我是十分坚定的,看中国文化,必须把它放在东方文化这个大框架内,放在世界文化这个更大的框架内,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在时间和空间方面不能放开眼光,囿于积习,墨守成规,则对我们祖国的优秀文化,无论如何也是认识不清楚的。弘扬中华文化,发扬爱国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的责任。我们这套丛书的每一位作者和电视录像的制作者,都会认真负责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我希望,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我希望,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序.....	季羨林	
第一章 历史文化篇		1
第一节 文明的曙光.....		1
第二节 族称里的故事.....		4
第三节 越析诏的回顾.....		9
第四节 木氏土司功过录		15
第五节 改土归流述略		20
第六节 近代文化运动		26
第二章 东巴文化篇		29
第一节 东巴教在诉说		29
第二节 巫、本、佛、道熔一炉.....		35
第三节 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		41
第四节 东巴经里的秘密		46
第五节 东巴绘画和雕塑		53
第六节 一份罕见的舞谱		58
第七节 悠悠东巴音乐		63
第三章 文学艺术篇		65
第一节 神话史诗《创世纪》		65

138101

第二节	五彩缤纷的“大调”	70
第三节	明代木氏作家群的崛起	75
第四节	绕梁有“古乐”	79
第五节	多姿多彩的丽江壁画	84
第六节	“白沙细乐”生古思	86
第七节	纳西族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意识	90
第四章	民俗文化篇	97
第一节	成丁仪式	97
第二节	转山节及女神崇拜	100
第三节	饮食习俗	105
第四节	服饰习俗	111
第五节	祭天大典	115
第六节	殉情民俗	122
第五章	技术文化篇	129
第一节	天工开金石	129
第二节	盐业源流	132
第三节	白地纸的缘起	135
第四节	民居古城纵横谈	137
第五节	皮革之路	141
结束语	145
后记 李生泉	147

第一章 历史文化篇

第一节 文明的曙光

万里长江从巴颜喀拉山浩浩南来，到横断山处猛然东折，形成了著名的长江第一湾。两岸多沃土，物产华天下。江湾偏东，玉龙山拔地擎天。山下涌林海，平畴布湖河。山岳以北，虎跳峡雪浪排空涛声裂岸，这就是丽江！这就是纳西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纳西文化的大本营。

丽江处滇藏边境，位于东经 $99^{\circ}23'$ ，北纬 $27^{\circ}46'$ ，东隔金沙江，与宁蒗、永胜二县毗邻，南与鹤庆、剑川二县接壤，西与兰坪、维西二县交界，北则与中甸、木里二县相望，自古为多民族文化交汇之地。

最早登上丽江这个舞台的主人为谁？这是人们长久以来孜孜以求的问题。一九五六年春在丽江南部漾弓江木家桥一带发现的三根人类股骨，为我们追寻丽江文明之源头提供重要的线索。经鉴定，他们属蒙古人种晚期智人型。一九六四年，人们又发现了一个晚期智人头骨。同时发现的还有一些鹿、牛、犀等哺乳动物的残骸、石器、一件角质器。这件用鹿角制成，两边钻孔的器具是迄今在云南发现的唯一一件旧石器时代角质器。可见，当时使用石器骨器的丽江人，主要从事采集

狩猎生活,并已掌握钻孔技术,开始了对骨器石器的加工和利用,已有原始审美观念。

嗣后,新石器文明接踵而起,开创了丽江文明的新纪元。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丽江东部金沙江河谷的大东热水塘采集到了数十件石斧、石砭、石凿等石器。在纳日支系的世居之地永宁一带亦发掘出了许多石器时代的遗物。它们系用天然砾石制,大都通体磨光,少数几件只磨刃部,形制多变,有长条圆柱形斧,长条形单孔石刀,还有砭、凿、锥、镞等,与云南各地及中原地区同时代器物都有类似之处。可见,从那时起,丽江文明已融入中华民族古文明体系之中。此时,陶器已经出现,它们多为方口,从口沿到腹部有一对大耳,大多以手摆制夹灰陶而成,罐面呈绳纹,或为素面,底部用树叶做成、较平坦。与此同时,一般被认为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石棺葬文化在丽江金沙江河谷地带的大具、石鼓、巨甸、鲁甸以及文笔山麓的长水等地多有发现。所出土的器物有用红铜或青铜制作的矛、剑、镞、刀、削、镜以及陶器、海贝等,其形制与西北地区齐家文化多有联系,与洱海新石器晚期的文化及巴蜀文化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一九八二年,在丽江地区永胜县还出土了两面铜鼓和一支铜杯:

A 鼓:重四十三点六市斤,体高三十七点六厘米,面径三十七厘米,胴经五十一厘米,底径五十八厘米。形体完好无缺,外表造型古朴,足外壁折边厚一点二厘米,鼓面与鼓身较为匀称,鼓身剖面呈起伏的胴、腰、足三段,腹部鼓突超过鼓面,腰部急收,足外撇,形成倒置的截头锥体。鼓体有明显的二道合范痕迹,鼓面及鼓身的纹饰较简单。鼓面中心饰有光体,光体外二弦分晕,弦外延伸出八芒。鼓内壁对称地布有一对菱

形网纹，角侧部延伸出一对称的云涡纹。在两块菱形网纹中间，有一处饰有四足爬虫纹样，似人似蛙，当是一种图徽的标志。胴、腰交接处有对称四扁耳，扁耳间的距离为十厘米。

B鼓：重十六点二公斤，体高二十七厘米，面径二十八厘米，底径四十一厘米，足外壁折边厚一点七厘米。鼓形大体与前同，二道合范，四扁耳紧紧相连。鼓面中心为延伸六芒的太阳纹。鼓面有破损点，已穿孔。腰内壁饰菱形纹及云涡纹，其上之鼓足内壁饰三横线（中一线为云涡纹），在三横线上布有三个三角纹。

铜杯：敞口，圆足，无耳，外壁布有纹饰，极模糊，已残缺。

以上两鼓的共同特征是：制作粗糙，造型古朴，面小底大。足口折边、束腰，胴、腰、足三段分明。足矩、纹饰、造型都与云南楚雄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如出一辙。因出土地点为永胜军河，故定名为军河铜鼓。

就在这一地区，还出现过二百八十多件铜器，其中有茎首作双圆饼形的铜剑。这种青铜短剑，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在我国南方实属罕见。金沙江河谷石棺墓调查中出土的心形斧等在石质斧范的斧型和类型上与云南剑川海门遗址出土的红铜斧几乎一模一样。据鉴定，该遗址距今三千一百多年。因它们两地间的垂直距离仅八十公里，故可以推断这些青铜器的上限可以推到春秋或更早时期，丽江地区有铜鼓铜制品的历史当在数千年以前。这一切使丽江的远古文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它们表明：早在十万年前，文明的曙光即已在丽江的土地上兴起，自此以后的文明长河源源不断。玉璧金川那奇丽的山水、丰富的特产、开放的环境，足以孕育出一种自成系列又深受周围各种文化影响的文明体系。我们虽难以断

定新石器时代的丽江人即是纳西族的先祖,但可以肯定的是,丽江人为其后出现于丽江这个舞台上的纳西文化创造了优厚的人文环境,丽江人所创造的文化亦无疑已经深深渗透入现今纳西文化的内核之中。

第二节 族称里的故事

纳西族下分“纳西”、“纳日(汝)”、“阮可”、“摩里摩梭”四个支系,它们都是自称。其中“纳西”居云南丽江、中甸、维西、永胜等县;“纳日”居四川盐源、瓜别、列凹及云南宁蒗;“阮可”处云南省丽江市及中甸县金沙江河谷地带;“摩里摩梭”是“木里摩梭”之转音,因其先祖从木里迁入云南维西而自称。可见,“纳”是纳西族不同支系的共识标志。

在汉文献中,纳西族被称为“摩娑”、“磨些”等,如《华阳国志》作“摩沙”;樊绰《蛮书》作“磨些”;《元史》作“摩西”、“末些”、“么些”;明《木氏宦谱》作“摩娑”;清代《丽江府志》作“么娑”;民国《盐边乡土志》作“摩梭”。这里,“摩”、“磨”“末”、“么”皆“mo-l”音,“沙”、“些”,“西”,“梭”,“娑”皆为“so-l”音。“摩”之意不详,或是“牦”之转音,因《汉书》称纳西族先民为“牦牛夷”,“娑”为“人”、“族”之意。

那么,“纳”之意为何呢?查方国瑜《纳西族象形文字谱》,与“纳”有关之字共二十三个。如将它们加以排列,可知“纳”之本意为“黑”,表示大、深、高、美等的派生意义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因为前者描写自然色彩,是可感的、具体的物象,而后者具有抽象的、观念性的意义,带有与一定的精神信仰相关的神秘性。无论从思维的发展史还是从语言的发展规律看,都应是

表示具体可感的词汇发生在前,表示抽象及观念的词语发生在后。而将此用作民族共同体符号,使其词性进一步发展变化的情况定然产生最晚。它只能是民族社会的产物。

与这种语言中所包含的以黑为大、深等相关,纳西族民俗世界中曾存在过、或仍然遗存有大量的尚黑习俗。如:自古以来滇西北地区许多民族都有披羊皮以为饰的习俗。与自称“白人”、崇尚白色的白族、普米族以羊皮之毛色越白越贵相反,纳西族妇女所披羊皮之毛色须纯黑,并以此为美。在永宁及盐源、木里一带,纳日妇女亦以穿黑色衣服为贵。从历史上看,唐代称纳西族先民为“乌蛮别种,……女高髻或戴黑漆尖帽。”《云南志略》称当时纳西族妇女“披氈皂衣跣足”。《滇闻见录》中也有“女人头戴帽,……黝以漆”之描述。不惟妇女,男子亦好著黑大编毡。

从地名看,自秦汉以来,纳西族一直活动在现今滇川藏交界地区,金沙江为流经此地的最大一条河流。它或称“泸水”、“黑水”、“纳夷江”、“么些江”。即“泸”与“黑”、“纳”、“么些”相通,皆因么些居住于两岸而得名。纳西族居住区的另一大河为雅砻江,雅砻江又称“砻水”或“东泸水”。“砻”即“泸”,与“黑”通,即“诺”、“纳”之意为黑、为“大”,前加“东”以别于金沙江,以示方位。此外,纳西族先民居住区内的澜沧江、怒江都是“黑水”之意,其原理与以上二江相通。可见,纳西族有过尚黑习俗,语词中的以黑为“大”“深”“高”,正好与民俗世界中的黑色崇拜互为渗透,互为表里。

尚黑并非纳西族的专有,而是彝语支各族共同的财富。他们在古代被统称为“乌蛮”。乌者,黑也。彝族自称“诺苏”,“诺”为黑,“苏”为人。彝族尚黑,以黑为尊贵,凡祭坛、祭器、人

都以黑为上；怒族称为“怒苏”，“怒”为黑，“苏”为人，因其尚黑而称之；哈尼族尚黑，男女皆好著黑服；拉祜族妇女好穿开襟黑布长衫，下穿黑长裤，包黑色头巾，男子戴黑布便帽，穿黑蓝短衫，完全是一片黑色的世界。共同的族源导致了这些民族在“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之后，仍然通过族称、服色、语词等方式将尚黑遗风传承至今。与这些民族不同的是，纳西族在唐宋以后因宗教的、生产方式的、文化交流的作用，已经开始了由尚黑到尚白的转变。元明以后，佛教传入纳西族地区，白色终于在纳西族精神信仰上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尚黑文化只能以隐匿的或象形的方式残存于纳西族传承文化及语言深处。

纳西族尚黑之原因何在？据考证，纳西族古属氏羌族群“牦牛夷”，“逐水草而居”，过着以牧放牦牛为生的游牧生活。在东巴经《创世纪》中，人们对那头“叫声如雷响，气喘震山岗”，“目光如电”，“舌如长虹”的野牛所表现出的敬畏之心，正是纳西族先民曾以牧牦为生，以牦为图腾的历史的回声。那充满了勇与力，壮与美，化生出宇宙万物的“野牛”，只能根据牦牛的形象创造出来。古代纳西族先民取之于牦，以牦为生，凡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等均离不开对牦牛的依赖。对牦牛皮毛肉食等的加工利用亦形成了一完整生产生活信仰体系。牦牛还以其雄健的体魄、威武的犄角、不畏严寒的顽强的精神，对塑造纳西族的心理、性格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于是，人们的需要引发出了人们的敬畏。作为一种遥远的记忆，尽管纳西族文化早已完成了从游牧到农耕的过渡，但其崇尚牦牛之俗依然传承不绝。正德《云南通志》云：明代永宁“摩娑”人（纳日）“头戴牦牛尾，帽重而厚。”至今，那里仍有悬黑色牦牛尾于堂的古俗，以示不忘其本。木里纳日妇女则把牦牛尾加在头发中编成